蘇平仲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平仲集

(三)

蘇伯衡撰

蘇平仲集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衞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卽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

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八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庶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酪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既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籩豆簠簋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

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烝烝之孝。卽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羣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尙。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蔵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蘧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卽以

蔵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卽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豢養。長顧卻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纘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尙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

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爲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尙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及而讌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邊委址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耋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羣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醵酒有黃。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睦。鄰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箬。勃蹊閱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

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恆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繫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

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巽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卿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於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捄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卿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不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榘矱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卽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

言。則蕭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閫。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卽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與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羣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

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爲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爲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傚。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尙懷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慤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慤敬。而吳編修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慤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顧以謂慤卽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　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

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慤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潛孚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恠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尙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日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爲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

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爲丞平陽。尚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卽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姜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昞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聞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慰滿平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於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者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爛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修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修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末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修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已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

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尙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多。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於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於懷。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於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卽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修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簞壺望風迎後。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鏃。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中。此非人力。蓋大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於京師。歸休於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之有。君出則時閱習奮武備。以修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輸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慰

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東宮。侍衞乘輿。辛酉夏。始被旨還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寇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岑嶺。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尙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

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卽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於朝擢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迄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壽藏邇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祔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搆亭以爲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因書此使揭諸楣間卽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寖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歟歸歟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某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基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爲然余謁告歸由

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一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洫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眞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與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一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湊四皓獨抗高尙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希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希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

瑜、温之平陽人。倜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爲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笑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既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卽日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璧、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頤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爲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覬幸速化。夤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騖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得以天年終於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爲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潺湲。禽鳥兮間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

兮可餐。亦有桂枝兮。可以扳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繽其翩躚。斟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奠爲金山。又奠爲步廊山。而茲山則支於金山。蜿蟺礴薄。既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狻猊。坐據要會。九鳳、東山、暘奧、峙其前。雅山、沙岡、黃輿、仙壇、石剌、上灣、諸峯。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規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爲廳事。廳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湢爲圊爲守冢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卽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舒。似亦可爲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規斯菴。且買田若干畝爲永業。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妥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於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

意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爲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荄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於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於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爲故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巖壑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爲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嶺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窆居嘗慊然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爲之記伯衡惟

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己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愼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温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卽錢浦以居其子景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卽正寢東室啟爲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蔵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旣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卽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籩豆簠簋邊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於饗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之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斑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美官於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溼躬實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癢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菑無害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於耄。至於期頤。而旦旦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已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於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況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於天。子之心恆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修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鎬其名。叔荊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荊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荊以文學蒙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言叔荊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蒙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荊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荊同己巳歲生人。叔荊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

欲孝而無誰爲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歆焉羨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修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爲記。

蘇平仲集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毨。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徵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

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愼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婺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

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眞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眞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爲已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纘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尙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淳之師友有所據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鷹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爲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蹴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

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卽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繹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娉節雅量。使人卽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衞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尙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卽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廕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尙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棲桷。不啻若覿夫儀形。競於學問。與於德藝。使詩禮纘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尙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淸惠

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卽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淸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衞尉丞良弼。衞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淸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眞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鈞、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頤。淸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爲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顚末。宗頤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頤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芘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爲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繄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廈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頹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眞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儻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於匡。

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恆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肯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簒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覆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遞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

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牖爲。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鬱、楚姬之寶盤、仲姞義母之匜、崇之罄、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物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

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爻崇罄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罄離爻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爲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爲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尙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鍾莫不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

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衞瓘。卞壼。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顔眞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黄庭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眞。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眞、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爲人者也。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爲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肩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爲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尙愼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爲可。則因以爲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眞行諸書。非古不爲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藉令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采之遺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爲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爲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

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愼交遊。潔庵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輿邑著姓也。嘗卽居第之西。闢齋以爲藏修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嘆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恆多。及其旣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恆多。今夫瓠也。甔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鎚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

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詘隨劫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營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温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爲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

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遯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貴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縢懼昧者疑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爲巽者是以爲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總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橢者突者若罘罳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寇猙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

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尙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

自律朝夕篤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闤闠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濆江、玉津、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羣喜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泝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爲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徽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閒乎寥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爲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眞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執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滌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爲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淪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鳧鷗浴焉。蟭蚊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蒼醜石容焉。千溫萬泡起滅焉。搖焉溷焉。莫能汩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眞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頹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爲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眞之紛華輳輻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

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梏亡矣。獨不見末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伉。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暇。尙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善養心者。去情卻欲。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兀然頹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距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胚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爲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眞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也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望。爲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督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甫葬。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謇諤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

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歆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尙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尙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甍桷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眞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

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儻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眞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詭奇勝絕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

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娼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嘗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塹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